

重走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抗战之路(二)

八路军来到里望村

宁志荣

战士当年曾在此休息。
里望村明代城门，八路军
杜六泉 摄



黄河在咆哮，战马在嘶鸣。1937年7月，七七事变爆发，中国进入全面抗战。八路军总部和所属三个师从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，进入山西省万荣县庙前渡口，奔赴华北抗日前线。

万荣，是我的家乡，从小熟悉的地方。2025年6月，我参加山西作家组成的“荣光之旅”采风团，重走当年八路军的抗战之旅，回到万荣县里望村。此时，田野碧绿，果园飘香，烽烟早已远去。但是，从老人长满皱纹的故事里，从村庄的古戏台上，依稀看见当年动人的场景。

里望村位于万荣县城北十余里，在万荣、稷山、河津三县交界之处，历来是三县通衢要地，有一鸡鸣三县之说。那一年的秋天，田野里的柿子特别红，像挂着无数个小灯笼随风摇曳，送来了阵阵诱人的芬芳。听说八路军路经里望村，中共河津县（里望村原属河津县，1971年划归万荣县）工委派牺牲会特派员刘山澍提前来到里望村，部署迎接工作。同时，河津县县长海鹏委派县政府事务长王大宾等人，与刘山澍一起接待八路军。

1937年9月16日，八路军总部和120师来到里望村。全村男女老少涌到大街上欢迎，十分热闹。王大宾带八路军领导到兴盛通花店就餐，请几位衣着齐整的军官上座，可是他们纷纷推辞，转身让一位长者上座，原来这位长者就是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。王大宾很惊讶，这位长者衣着朴素，举止和蔼，怎么看都不像个当官的。朱老总问王大宾是哪里人，家里情况如何。王大宾一一回答。朱老总鼓励王大宾好好工作，为抗战尽一份力量。

临近中秋节，里望村家家户户都要制作月饼，吃大葱拌菜，这也是招待客人最好的饭食。大葱拌菜是用大葱切段拌面，上放肥瘦搭配的五花肉片，上笼蒸熟，佐以油泼辣子和蒜，美味可口。用这种美食招待八路军，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人民子弟兵的衷心热爱。

朱老总用餐时，看见墙上挂着一张山西地图，他戴上眼镜指着地图，向大伙儿指点行军路线和作战部署。讲完之后，他看到桌上比较丰盛的饭菜，严肃地说：“国难当头，人民生活还很困难，我们要长期抗战，勤俭节约，这样才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！”朱老总的话言简意赅，语重心长，听者深受感动。

晚上，里望村的戏台点了两盏汽灯，灯火通明，台下人山人海，熙熙攘攘。原来，120师有个战斗剧社，演员们能歌善舞，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。里望村的戏台是清代建筑，与村里的关帝庙、四碑亭、明代城门被列为四大古迹，远近闻名。

当晚，120师战斗剧社演出了《松花江上的暴行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誓死不做亡国奴》《保卫黄河》《流亡三部曲》《叮铃舞》等抗日剧目和歌曲。其中的《叮铃舞》非常出彩，十几个男女战士手脚戴铃，吹着口琴，声调悠扬，表演动人，颇有民族风情，深受群众欢迎。

演出期间，身材魁梧的120师师长贺龙登台讲话，讲述抗日形势，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抗战。他激昂的语言、热情洋溢的讲话，激发了村民的抗日救国热情。在“起来！不愿作奴隶的人们！”的歌声里，台下许多青年要求参加八路军，坚决上战场杀敌！

里望村有位老人叫杜梦熊，今年已八十多岁。他告诉我，曾听母亲回忆时说过，八路军那晚的演出十分感人。晚上，贺龙就住在他家。他父亲杜俊英懂机械，为部队修复枪支，还帮助驯服了两匹烈马。贺龙欣赏杜俊英的才能，想把他带到部队上。杜俊英的父亲对贺龙说：“以前当兵的一来就白吃白拿，张口就骂，抬手便打。哪像你们这样的部队，对百姓友善、和气。孩子参军，我坚决支持。”随后杜俊英跟随贺龙参加了八路军。

杜梦熊伤心地说，1942年，他父亲杜俊英奉命回家乡为部队购买芒硝，因被人告密，惨遭敌人杀害，英勇牺牲。片刻间，老人陷入痛苦的回忆……

他接着说，八路军纪律严明，粮食自己带，吃饭自己做，官兵饭菜一个样。每天，吹响起床号后，战士们主动打扫巷道庭院，帮助群众担水、劈柴、拉土，样样杂活抢着干。部队离开前，干部挨家挨户征求群众的意见，检查有没有损坏丢失的物品，如果有就落实清楚，照价赔偿。

如今，每逢“七一”，经常有社会团体和机关人员来到里望村，到杜梦熊家里参观，听老人讲当年八路军的故事。



夏至那日的清晨，照例去跑步，心情好是爽快。

九院沙河沿岸，是我第一站的必经之路。这里的灌木丛林郁郁葱葱。

猛然间，我看到一只山雀。它在贴着地面飞，但总是飞不起来，跌跌撞撞。几经挣扎，也未能如愿，很是沮丧的样子。

我想，它大概率是受伤了。

我停下了腾跃的脚步，我得救助它。万一它被流浪猫叼走呢？万一它被车轮碾轧过去呢？

但它似乎并不领情，总是设法摆脱就擒。几经周折，我终于逮住了它。

看起来，它尚是一只幼鸟，细绒绒的羽毛，镶嵌着金边的嘴角。定睛观察，只见它稚嫩的嘴角渗透出些许血迹，伤悲的

鸟殇

刘宝光

眼神满是恐慌和惊惧。

我试图推测它受伤的原因。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食物？还是由于不小心撞到了汽车的挡板上？抑或是因为耐不住暴风骤雨的侵袭而折断了稚嫩的翅膀？

当下，要紧的是将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我得把它带回家养一些日子，等它痊愈了再放飞。何况，我家儿子可可、乐乐也非常喜欢小鸟，可以相互陪伴一些日子。

小鸟的状况很不乐观。十几分钟后，感觉它很想挣脱我的

束缚。我轻轻抚摸它，安慰它，极力想让它平静下来。但事与愿违，小鸟渐渐没了生气，眼睛一点点闭合，最后竟然一动不动了。我停下脚步，将小鸟安放在草坪上。

莫名地有种愧疚感，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。本想救它一命，却眼睁睁地看着它离去。有时候，我们的愿望是良善的，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倘若我不加干预，是不是小鸟会自己找到一种更好的逃生方式呢？失去自由，被我束缚，小鸟还能快活起来吗？不断找寻孩子的鸟妈妈是不是还在怪怨我的多此一举呢？我说不来。

经过确认，小鸟是一只金翅雀。它的家园就在汾河。

谨以此文表达我的歉意。

前两年阅卷时，小学中段语文试卷上，孩子们随着考题游览了平遥古城、五台山；低段的试卷里，刀削面、过油肉的香气仿佛能穿透纸面；今年中考，“‘野菜’一词出现三次，有何意义”的题让好多孩子托腮凝思。

如今，孩子们面对的试卷，不再是冷冰冰的题目集合，而是一幅幅生动的地方生活画卷。作为曾经的小学语文教师，现在的媒体人，我注视着这种变化，内心涌动着复杂的情感——语文教育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革，它试图打破教室的围墙，将孩子们的学习与脚下的土地、碗中的食物、祖辈的故事紧密相连。

回望我的教学生涯，语文课堂曾长期被“工具理性”所主导。我们习惯将语文分解为字词句段、修辞手法、中心思想，像解剖一只精致的钟表般分析文学作品。记得讲解《花钟》时，学生们能准确指出文中用了多少种修辞手法，却对文中提到的蔷薇花、午时花毫无概念。这种知识与生活的割裂，造就了一批“纸上谈兵”的小文人——他们能在试卷上写出漂亮的答案，却对身边的世界视而不见。

山西中考试卷的创新并非孤例，它反映的是语文教育理念的整体转向。这种转向有着深厚教育学基础——杜威的“教育即生活”理论、陶行知的“生活即教育”思想，都在强调教育与生活的不可分割。当孩子们在试卷上遇见家乡的刀削面，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一道考题，更是一次文化认同的唤醒；当“野菜”成为关键词，考核的不仅是阅读能力，更是对生活细微之处的观察与体悟。

当语文试卷成为一扇窗

牛丽荣



这种生活化的语文教育对学生的滋养是多维度的。首先，它培养了真正的文化自信。我当年教书时，在课堂上讲到一种即将失传的传统工艺——葫芦烫画时，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学生突然举手，说他的爷爷就是这门手艺的传承人。第二天，孩子带来了他爷爷亲手制作的作品，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自豪。这种基于生活经验的学习，让文化不再是遥远的符号，而是可触摸、可传承的血脉。其次，生活化语文塑造了学生的“在地认同”。跟着孩子的辅导班课外研学时，我们看了清徐的宝源老醋坊，知道了醋的起源、制作方法、保健养生的功效……这种根植于地方的学习，培养的是对生活环境的敏感与热爱，这正是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尤为珍贵的品质。

如今作为媒体人，更能清楚地感受到，在人工智能崛起的时代，那些能够敏锐观察生活、深刻理解文化、富有地方认同感的能力，恰恰是如今最火的AI难以替代的人性特质。

站在教师与媒体人的双重角度，我对语文教育的未来充满期待。教师应当成为“文化导游”，不仅讲解文本，更帮助学生解读生活。可以设计更多走出教室的语文活动——记录市场叫卖声、收集民间故事……让语言学习成为探索世界的工具。家长则应成为生活导师，餐桌上的食物、节日的习俗、老物件的来历……都可以成为语文学习的生动素材。

那个在试卷上邂逅家乡野菜的孩子，或许会在某天主动走进田野辨认植物；那个通过考题“品尝”山西刀削面的学生，可能会在下次家庭旅行时要求去山西实地体验。这些微小的种子，终将长成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文化的理解、对土地的深情。语文教育的真谛，不正是在心灵与生活之间架设这样的桥梁吗？当试卷成为一扇窗而非一堵墙，当学习成为发现而非负担，教育才真正实现了它的神圣使命——培养完整而丰盈的人。